楊文恪公文集

楊文恪公文集卷二十一

寧海潘　頴校正
後學陸時泰
朱　晃編集

序

見素林先生西蜀奏議序

天下之動惟天下之靜者能制之然事或既往何由考見亦惟即其言語文字之間而可以得之矣此予於見素先生西蜀奏議而知其為天下之靜而能有以制天下之動也當蜀寇之起

廷議非先生無以靖之時方家居　朝命及門即日就道門參歷井彌望賊區先生經畧其間凡其形之章疏從容暇豫委曲詳盡有本有末有目有綱味其詞氣真若處於恬然無事之秋絕無蒼卒急遽之態有餘不盡之意往往於言外見之靜定如此宜其處事精明而有以制天下之動哉先生之靜其本安在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舉世俗之營營無毫髮入其胸次此其臨事所以靜歟先生用兵以殺降為大戒以撫綏爲下

策大略如醫和治病不專於驅逐風寒而全在培
調護元氣以故敝緩而大率由於此抑唐大臣當
元戎之任頗辟高才名流以為僚屬凡文辭之事
悉以委之故雖以裴度之能亦用韓愈為之參軍
是已　本朝文臣自巡撫贊理以至提督總制幕
府公移皆出親構文之工拙亦惟其人先生以濬
貫之學奇偉之資本之以仁義發之以忠孝其章
疏政自不易得也此編乃先生門客范知縣府先
屬予序既而於其農器武選達盡得而讀之輒為
僭論如此先生在蜀人咸畏之如神明比之朱張

詠今海內之士皆視其出處以卜世道而高臥不起其如蒼生何哉

望雲思親圖序

京兆少尹張君汝霖先是手一軸以視予曰吾父號汾陂封吏科左給事中自吾出仕以來凡十有四稔矣奔馳南北得致其烏鳥之私者殆無幾焉今歲乙亥壽躋七十九月廿六日寔維初度不勝故鄉之思交寅相與爲情托諸册青以表見焉幸爲我發之予展而觀乃望雲思親圖盍將以爲壽耶竊謂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居臣之義無所

進于天地之間也臣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則父子之親又豈能忘于頃步之際哉士孰不仕仕而孰遺其親耶然是道也分而言之則有二合而言之則爲一孝經孔子之言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則孝豈出於忠之外哉孝經一經孔子所以授之曾子者也曾子得之以傳大學則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得之以教門人則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以此觀之則忠之與孝同條而共貫也益以明矣汾陂

公嘗任矣而屈於下僚忠孝之義知之素矣予與汝霖有協恭之分因其誤委遂述所聞以復用以慰其父子云若夫洙泗論孝之旨以汝霖之用心察理勵志敦行其不負聖賢之大訓又何疑乎前之望雲汝霖鄉先哲狄梁公也在吾汝霖或有取舍於其間予推於顯揚之大者有厚望焉故不必拘拘於梁公也若夫口體之養何足道哉

石淙序

古之君子未必不去其鄉而恒不忘其鄉禮云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豈能次於不去其鄉詩云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豈能一旦頓忘其鄉不能不去其鄉如歐陽永叔之潁上蘇子瞻之陽羨是也不能頓忘其鄉如周子之寓廬阜而以濂溪名朱子之居建陽而以新安繫是也求之今日於遂菴先生見之矣先生雲南人也一徙於巴陵再徙於丹徒至先生之自言之而自書之一則曰石淙二則曰石淙石淙蓋雲南也非古君子之用心乎先生名壹華夷功在社稷雖爲東西南北之人去之千百年之遠天下之人自能知其出處考其經歷此事理之必然而無疑者自茲以往謂之巴陵可

也謂之册徒可也謂之石淙無乎不可也先生早
年以竒童薦入翰林其天分之高言語之妙如李
賀邢居實中年以憲臣提學山陜其教化所及之
廣人才作成之多如常衮胡翼之晚當柄用碩時
多艱事起則雷轟電掣為之甚疾事已則風恬雨
霽斂之若無至於位冡宰陟保傅進君子退小人
傳德義保身体寔兼而有之若是者在唐宋之賢
相豈多讓之哉先生一向皆居清秩自起都憲督
馬政歷嘗贈之詩有終期韓范深裨國可是張毛
淺望公亦偶窺測其一二先生一日不鄙謂康其

爲我發石淙之義廉也空疎短拙曷塞斯委僭爲之序將以求教焉耳

贈僉憲胡君之任浙省序

御史撥察司官皆法官也其冠服俱豸皆同雖御史之長若左右僉都亦然初不以品級而有異焉是官也直聞闖之究抑察官吏之貪墨皆同其略有不同者若彈劾若諫諍則惟御史耳此今制也然論直究抑察僉憲雖左右副僉都亦無尊於按察司官者尊則必無所分而尊無所壅固其所也胡君誨之以南京御史轉浙省僉事豈非所謂先

後皆法官者乎豈非所謂冠服俱易皆同者乎又豈非所謂直究神察貪墨得以專力者乎夫按察之官固以糾察官吏爲職而程子所謂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去其一二甚者以警衆可也以今觀之則大賢之所處又有如此者矣按察之官固以獄訟爲職而程子嘗謂郡縣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爽氣相搆訾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欺侮者痛懲之則良善者安而鬬訟可息至朱子則謂無根之訟雖多須與分別自然訟必

若較其多不與分別訟愈不息以今觀之則二賢之所論亦有不一者矣然則斟酌乎程朱之說一張之一弛之不在誨之茲行數誨之初為行人其立心平易而不苛其涖事詳審而不苟自其入仕則已然矣其有閒於程朱者固自有素尚何言哉自此以往惟覩其政成名立膺　召而入都高陟要耳卿之縉紳仕于南京者自冢宰孫公而下凡廿有九人皆相率飲餞誨之於鷄鳴山之蕭寺廉承命為序遂執筆序之

大司空柴公致政序

內[illegible]柴公先是以大司馬保釐留都既而丁艱家
居及即吉必欲丐休時未滿六旬不得引年惟稱
精力之減視聽之衰味其辭意甚爲懇欵疏上
旨慰勉必欲起之未幾　廷議亮公之心不以留
務重煩之改擬留都大司空詔可之公抵任數月
復申前請疏上　温旨復加慰勉必欲留之公曰
臣不能事事矣堅卧不出疏速上
聖天子重違其意特加褒美旣令駕部給傳復下
有司月給俸歲給隸俾不失其禄一時　恩寵可
謂至矣而公之進退可謂全矣方公疏之速上也

搢紳間惟恐其去或有問公意於蘇若康曰亦將見之但言其所謂精力視聽如何耳他不及也或曰以其決於去也尋常惟言去獨公言與人殊此其決於去也既而果得去然則公去之決固未可與尋常共論也公自近侍出而方岳入而臺省握重柄有大聲望夫人能知之廉之知以同在言路知其敢言以同在畱都知其於大事每數言而定不動聲色蓋公有膽氣復周於才廉之亡友李充嗣嘗評公似謂經畫皆得其任如謝幼度貨殖低昂靡不能知如劉士安使肯少畱而盡用之則其建立

又當何如也雖然世恒以仕而歸爲足以耀其鄉如晝錦之云焉可以放情詩酒山水間如高人逸士之爲此后世李者達者之所尚耳古者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父師平明坐于右塾少師坐于左塾閭巷之人出入恒受教焉是致仕未得爲無事也豈矜其榮貴而黜於逸樂云乎哉孟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請以是爲祝遂書於贈言之首

吴君以述六十壽序

予於大理洪公相聞甚舊比予入仕來晉都公在

遁予在科則前後之所聞於是乎爲以慰矣求幾
公轉外內臺今歲首夏復得胥會於留都閱數月
公獻績于　朝予忝承之以署大理所愧刑名之
學素號空疎一旦任此而不辭者以公之舊規爲
可守也公瀕行謂予曰吾歙之溪南有處士吳君
以述明歲丙子年滿六十孟春之月廿有一日乃
其懸弧之辰以述與吾族弟洪貞爲婚姻家特于
一言以爲之慶予謂六十而慶何居公曰莊生謂
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則六十乃入壽鄉
之始慶之宜也予謂外此何居公曰論語曰鄉人

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朱子集註謂六十杖于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則六十固尊於鄉矣慶之宜也予又謂外此　何君公曰禮記鄉飲酒義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則古者黨正飲酒於正齒位之時必六十乃爲得坐之始慶之宜也予曰然是宜慶是宜慶若夫公言以述之富而周貧積而能散與夫有子皆將嶄然見頭角及其他羣行不專係乎壽者則亦不能盡書之姑以是爲慶壽序

曰夫人八十壽序

夫人蔣姓累封至一品夫人光祿大夫柱國太子

太僕刑部尚書白康敏公之賢配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君輔之之賢毋也是歲乙亥壽躋八十六呂之月十有九日乃其設帨之辰御史蔣君文孚來徵予文以爲之慶吾聞夫人事繼姑最孝獨得其懽相康敏公稱有識贊助居多戒訓諸子悉有方不專於仁柔當康敏公仕速既倦而魏闕之心猶未忘也夫人一日見晚鴉歸集指謂公曰日暮則鳥亦投林乎公感其言而乞歸之計遂決此予並得之都御史君如此然則夫人之所以享乎非常之福者是固有由然矣何謂非常之福尋常夫貴

者子未必貴夫與子之俱貴者未必俱登省之貴在夫人則有爲尋常言壽者或六十則稱曰下壽或七十則誇曰古稀至八十者蓋少矣在夫人則有爲豈非所謂非常之福乎況夫人之壽由此而九十而百歲殆未艾也碩人之詩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又曰朱幩鑣鑣翟茀以朝請以誦夫人之貴戩天保之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又曰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請以頌夫人之壽考是爲序

椿萱具慶圖詩序

侍御汪君德聲每語人以其椿庭思南公於正德

年未壽踰六十於時初登甲科在京師未獲稱觴膝下爲歉又以其萱堂吳孺人於正德己巳壽踰六十於時卒業南雍未獲稱觴膝下亦以爲歉其寅錫君抑之聞而解之曰昔伊川程子謂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夫在德馨固具慶者也而在思庵公隱君好義讀書喜觀史其於程子之言豈有不深信者乎吳孺人事先姑以孝稱其於程子之言豈有不暗合若符當此之時使德馨輩在膝下而所謂置酒張樂豈知其未必遂也何也劬勞之日不免倍思

親耳然自辛未以至於今六十有四矣自巳巳以至於今六十有六矣以愈六望七之年有耄耋期順之漸必懸弧設帨之誕辰要皆春酒華堂之樂享良辰美景時一舉行勿拘拘焉可也德聲曰匏繫猶爾爲之奈何抑之笑曰吾有一法可以縮地遂與其同年諸君爲之繪圖賦詩題曰椿萱具慶屬予爲序俾寓歸池陽使德聲之兄若弟若孫貢士率其群季次第上壽德聲欣然下拜曰宿歉至是必釋矣德聲端凝整潔在臺中綽有風采焉余

御史故所以顯其親者固有在也

送大僕少卿楊君致政序

予於建安楊君恒叔成化丙子講業于旋丘之上迄今三十有七年矣海內交遊之舊若此者殆無幾也求間別而見見而輒出其所爲詩以相示其學博其才俊其詩律入細要其歸以唐爲宗而出入乎宋其書法有晉人風愛予每得之每嘆服不已頃以戶曹郎官來晉都且三年不以家室隨問之以太夫人在堂耳旣而連上章乞休問之以太夫人春秋高切於侍養耳其初一章　上以恒叔年未至方欲用之不之允其後一章始鑒其誠而

為之進銜京太僕少卿致其事此異數也恒叔年纔五十六耳而其地望復若是由此以往都高歷要何所不至而乃求老而就閒親在而求養其賢於人爲何如哉將行其僚友陳君德階輩請予爲文以送之且謂恒叔往者以逆瑾擅權勒停于家者五年所居處蒔花種竹鑿池搆亭名以陶園復自號陶園主人庶幾乎柴桑之風以終其身焉既而一出猶未能忘乎是茲歸也問安侍膳之餘洒然聲利之外其爲樂何如也予謂不然君子之於親不徒能養其體而又能養其志養其志不越乎顯

親佛已矣恒叔太師文徽公之曾孫文敏公嘗求
樂宣德以來爲太平宰相與楊文貞楊文定齊名天
下謂之二楊雖兒童走卒皆能道之三楊之在
本朝如唐虞三代之有八元八愷有伊傅周召如
漢唐宋之有蕭曹丙魏有房杜姚宋有韓范富歐
以是觀之則文敏公之顯其親者豈有窮乎雖然
世有立德者有立功者有立言者文敏公之功立
矣吾恒叔之在官雖其所至莫不有豆然居位不
滿其才謝事不得其位縱此將何所圖邪竊謂建
安之陶園去崇安之武夷建陽之雲谷不遠伊邇

幅巾杖屨徘徊其間朱夫子之遺迹宛然尚在若
詩學子遡源於離騷之註規模於感興二十首考究
題曹帖所謂字畫古今之說移其所以寄情於胸
園者食息武夷箕嶽雲谷則其所立之言皆出於
理學不獨歸去來辭一篇與夫悠然見南山之句
而已若然則所以顯其親者亦將無窮矣眷也云
乎哉子也不能勉已而徒以告人特以朋友之義
所當然爾但叔之勇退固足爲子法矣以居懸否
之言尚眞切見吝也

古今文章自諸大家外可傳而傳者固多可傳而不傳者不必修辭立言之士平生辛勤冀以表見于世而乃有然不然者豈非有幸不幸以存乎其間哉稼村王先生世家豐水之西槎溪之上生于趙宋之季世予蚤歲披閱縣志識其著述甚多恨倶未之一見也既而宦遊兩京二十年矣於其片言隻字流布海内卒無所獲歲在辛未外艱及禫過王氏於其槎溪得其所謂稼村類稾者而觀之蓋寫本也乃擊節而歎曰茲非孤羅鍾英劍江炳靈産爲異人而有此耶因語王氏亟畱以永其傳

居亡幾何王氏之彦曰冠來復於予曰吾家稼村先生之文已鋟之梓矣其爲我序之考之先生之文其子推省嘗刻置稼村書院此後沈鬱湮晦以至于今蓋二百有餘年矣一旦復傳于世豈非冠之力哉稼村先生天分甚高乎於文詞之間則有以見其濬源於性理可以謂之深究心於濂洛可以謂之醇粲綜乎群籍可以謂之博剖析乎衆論可以謂之精至於立意造語字字恐死言言欲活繡簾嚴密句句求新蓋馳騁乎楊誠齋劉後村之閫而益造其堂奧者也先生嘗言自言無他好獨於

文字刻苦正所謂辛勤以冀表見者何可以不傳哉

何可以不傳哉先生諱義山字元高號稼村與弟諱義端字元剛號月莊伯仲齊名而冠則月莊七世孫也

潜光錄序

安成令趙君學成卒于京師葬于安成出于安成之人之意不能釋然於君者李忠文嘗銘其墓比之朱邑之桐鄉信矣考之漢史載朱邑臨終之言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我死必葬我桐鄉此盡道於已而責望於人者也至宋王荊公有云今日

桐鄉誰愛我當時自我愛桐鄉此自慙其漸法之害及於天下慊於己而不敢望於人者也君於安城雖有遺愛而曾未托其遺骸而邑之人自戀戀於君甚其責己之厚責人之薄於朱邑尚或過之而況於負愧之荊公也哉君之子富順掌教封濟南太守慊君之殁一時縉紳哀挽篇什名爲潜光録至其孫少司空恒珍藏之予册北上經其行省繆屬以序風帆浪楫展讀一過就中若君平生所得贈送之作如劉忠愍公輩累累有之亦皆附次録後備矣哉其爲人爲政具可互見而實録在是矣何

者定文憲愨誠晉父金石行通神明共非諛人諛墓
者司空沉毅端齋孝心純至決非誣其祖者茲錄
也豈僕於序而後傳哉然司空之命不可虛辱僭
叅桐鄉之義聊發一二俾置之篇末云

楊文恪公文集卷二十二

楊文恪公文集卷二十三

序

贈王崇賢考績序

侍御陸君行之致其僚王君朝鳴之言曰經歷王君崇賢三載考績禮有贈言之舉崇賢始以進士令新淦爲權奸所嫉謫之不足旋復黜之權奸伏誅起令霍丘繼陟令官崇賢在新淦未久已宜其民在霍丘三年政成民爭爲立生祠今在本院遇事率循舊規無依違雖院之長亦賴其助而吾十三道皆敬服焉出納之際纖微必謹敬以事上和

以處衆法不貸奸量能容物前此居崇賢之任如崇督者殆不多見也其母靳一言予辯以褒進文發筆硯行之曰然崇賢門下士於他人則可於崇賢則不可予不得已諾焉曠亭之秋執卷而取之固不知其爲崇賢也及知爲崇賢固不敢必其果能知今日也然則崇賢其何負於知己也哉其於知己豈不爲有光也哉崇賢嘗守公弘治間以秋官員郎出守興化最有善政余嘗論薦于 朝然於興化平生惟一見其面而已未獲接譚也興化狀貌不踰於中人而其毅然者雖千夫莫奪嘗菲有

異哉有是子也哉興化之士不究其用者固於崇貴乎在崇賢豈以己然而自足哉行矣考功課能者於公論固不容泯也

東白張先生文集序

此集集東白張先生之所作也先生早以奇童七歲能屬文　獻王召見命之詩應口而成有心定萬事定之句遂爲之易名以寵異之稍長父松亭翁携之游建陽書坊歷閱古今之書而盡讀之歸而肆力於學大放厥辭蹋冠登天順庚辰甲科選翰林庶吉士詞臣教養讀　中秘書者一外習爲

韓柳歐蘇之文時先生已占乎然有見於儒者之學初不在乎記誦詞章者乃取近思錄及周程張朱全書潛心默識數者或笑其用心之左不顧也

先生既授官翰林

憲宗皇帝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未幾與時宰不合遂乞養病歸侍親進四方學者摳衣就正始無虛日一時相與切磋書牘而講如胡敬齋居仁陳公甫獻章陳剩夫真晟崇文克貞許羅彝正論其問雖不能無異同之見然先生自得於己印證於人固已博而約矣先生之學所以立其體者如此

迨弘治間凡三劾召而出者以臣僚交章論薦超在經幄首勸孝宗皇帝在東宮已聞先生身體長頎美髯目如懸珠顙高朔綱鼓額李賀抑氣沈定。山嶽音吐朗徹如鍾聲最後進講孝宗皇帝命設低几就而聽焉及問太極圖西銘之說聖心悅甚即取內閣太極圖本於宮中觀之歎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可謂明良千載之會矣先生之學所以見諸用者如此先生當正德改元吸吸之口幾於不容盖家居記見久出則必居近地其後也身到黃扉已駸駸乎機務之頃士之爭進者固忌之矣進講諸書自有常例曰太極圖曰西銘之

之爭名者又忌之矣嗚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衆言鑠金積毀銷骨從古則然矣豈獨先生爲然哉宜先生之幾於不免也亡何先生沒矣世道之嘆可勝既哉世道之嘆可勝既哉此藁乃先生門人顏丕與先生之孫鰲所編者先生平生所作不喜存稿當其發草殺於手掌尾楮作蠅頭細字或用故紙覆背書之其集之之難存十一于千百固其所也先生名重華夷聰明過於一世造詣高於一時其出言吐語固夐絕於天下之人人無不知之然必於儒者之學果有見焉始可以讀先生之術

昔胡邦衡以詩人稱朱子廉恐讀斯集者或不察於詞章視之用是僭丁寧焉

慶太守朱公七十壽序

太守篤安蒙菴朱公致政家居凡二十五年乃正德戊寅仲春之月廿有四日適其七十初度鄉之仕於南都者咸爲之喜屬予爲文以慶之先是公之子御史士光在壯道念離膝下之遠因上疏南冀以便朝夕之養蓋故鄉去北何止五千里去南不及二千里遠者不敢期近者萬一其庶幾也既而得命過家以迎則公不欲來至是猶日望之

余曰公意畢竟如何或謂公初以甲科授主事涖營之山海關未幾歸其兵部為郎又其後出守滇之廣西楚雄二郡朔南蠻[illegible]數率莫不歷其視金陵特咫尺耳今必來或謂公在林下終歲鮮入城府矧大江重湖之險哉今必不來或謂其在宦途王尊驅車之意也其謝事所處康節夫寒暑不出之意也余即或者之言而為之聽斷曰前言得其跡乎後言得其心乎最後言則并迹與心而得之矣遂書以寓公為發且以問公焉想當書寄迄之日一讀一過必撫掌大笑以為其得我心之同然哉

[illegible]辭曰詩曰惟人之生兮百歲爲期五十脫夭兮六十日耆至七十兮皆云古稀公嘗在朝兮日近彤墀嘗居極南極北兮不憚遠而茹弗吐兮剛柔得宜至有所激兮行不及伏五旬踰五兮歸和陶辭謹易退之風兮士習有裨平生舉業兮已造精微早所記誦兮晩無所遺御史諸郎兮家庭師資近日臺中兮直聲四馳公之家學兮於此見之涯昔祝嬰兮率多賦詩造篇誦不一所爲行葦之章兮壽考維祺余之誦古兮期公在玆

贈兪憲周君汝和之任序

聞之汀漳有按察官以詰戎事要之做近代防禦使之設也蓋其地南接廣左之潮惠提鎗出沒須論其北門西鄰江右之南贛寇賊充斥須封其東闗而南贛又西通湖南之郴桂苗蠻結納須斷其右臂苟非尚威武以治之而欲地方無虞不可得矣是以朝廷弗輕其選至降璽書以專其任茲者周君汝和以南臺御史簡擢閩臬僉事以涖其境璽書部檄俄焉偕至汝和謂人曰南贛正用兵之際汀漳事體相同亢比數處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吾可遲遲其行耶於是即日乃就道焉鄉之縉

紳合餞于石頭城外屬余為文以贈之余謂汝和吾江右人知南贛也悉嘗清戎兩廣之潮惠也悉其至汀漳也以往日之所知揆今日之所見則凡所以鑰之封之斷之固整整然於胸中矣況汝和之才出衆之才也汝和之識出衆之識也其於是也何有雖然此不專於用兵也古之用兵謂之毒天下毒猶毒藥之毒近年霸州賊起自京輔山東泊河南北無不被干戈之擾至於江右已蜀連歲用兵而江右至今猶未已焉若湖南若兩廣亦復如是今日試砒霜明日嘗烏啄元氣幾何而可以

勝此哉汝和絃行也與絃誦而息刁斗化刀劍而爲牛犢乃爲其至若汲汲以耀武焉豈其至哉噫微吾汝和將誰與語

豐城名宦錄序

吾豐城劇邑也有難治之名無難治之實何也蓋得其人以治之則風恬浪靜若無事焉非其人以治之則鰍鱓狐號若不勝其擾焉故曰有難治之名無難治之實也然得其人者常什一非其人者常什九是爲得而不名之存而實之泯也耶豈唯一邑天下皆然自古及今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

者此也可勝嘆哉乎恒惟夫邑之人毋恥聦於隱
者之臨至於有惠愛者去輒忘之其或久之雖名
姓亦謾不省爲夫已往者我之待之既如此則方
來者彼之待我豈不亦如此哉暇日因攷諸志及
諸史諸書自西晉以來迨於本朝得名宦凡若干
錄爲一編與以傳之于世俾邑人求求不忘其惠
愛焉耳此若干人者以其遠而言之邑人之祖宗
治其澤以其尤遠而言之則祖宗之祖宗沾其澤
以其近而言之則身沾其澤豈可忘乎雖然使臨
吾邑之君子取而觀之悟前之官于此者何恨或

聲光歇滅與草木俱或遺臭至今唾罵未已惟
此名宦立德立功千載不朽於是感發興起儷美
前人則邑人之子子孫孫得沾其澤果爾則是編
之助亦不少矣邑無名宦祠尤爲闕典行將與父
老共商之

邊母徐淑人慶壽序

著雍攝提格之歲季秋月之哉生明乃邊母徐淑
人八十壽旦之辰先是其子少司徒以遠在南鄉
每懷不遑之念適以天中節奉表闕庭得便道其
任宜里第稱觴膝下戲彩目前於是陸司務佶上

官郎中崇合其司寇之屬辟求徽言以為慶且備誦淑人之女德與所以處其盛者焉蓋淑人父則先大叅公夫則先少司寇公以夫貴初封宜人再進今號子七人孫十八人曾孫七人玄孫二人就中若今少司寇及朝官方面者六人頗鄉薦游太學者四人他而嶄然見頭角者尚多也其所處之盛為何如淑人平生勤儉視寒素無異教愛其子若前王淑人所生洎庶生視已生無異性喜讀書言動有度閨門內外咸以之作則取法焉視嚴師保無異也其德為何如嘗觀唐柳氏盛矣皆有女

德如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是也宋之呂氏盛矣亦有女德如正獻公之申國夫人是也還氏為天下甲門非唐之柳氏歟宋之呂氏歟淑人非柳氏之韓歟呂氏之申國歟茲壽也君子曰是宜慶然則予也謬當授簡雖荒落奚容辭

洪範纂要序

尚書洪範所陳篤恭而天下平聖神功化之極盡在是矣劉氏父子五行傳其於五者每每增而為六夏侯勝又陰謀上之言偶爾而中人愈神之而世遂有兩洪範六五行宋蘇明允指其謬當矣然

何歆以前已有尚書大傳大畧如何歆之說而蘇氏曾無言以及豈亦未之見耶噫易出於羲文周孔其後乃有京房郭璞之學範出於大禹箕子其後乃有劉何劉歆之學而溢爲讖史往往举其一言之中從而張之使其爲說遂與聖人之經抗衡於世豈不爲可恨哉學者誠取洪範本篇沉潜玩味則五行五事休咎福極之應昭然可見又何必牽合補綴以曲爲之說哉

贈少參梁君之任序

梁君叔求以禮祠部中郎簡擢少參於西廣瀕行

在部之屬合請於予爲言以贈嘗聞之仁者贈人以言予何足以當此要之既相與處矣一旦而告別矣能已於言乎此人之情也叔求今少師亨齋先生之弟也初以舉人爲教官教有成效例得會試竟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拜兵部主事恒以兄居宰執之地而已復並列于朝名勢不當避太盛不當懼如古人所云乎居無何上疏乞改官南京人無不賢之至歷三官而有茲擢今天下十三省足爲有稱而爲仕者之樂土黄西不啻焉而叔求得之說者復謂其欣然促裝無不滿意者豈非亦何

者改官之心乎銓曹擬薦之時豈非亦以敘永既官之心而推之也乎不然如齊沂如吳楚稚潘何限而獨為敘永惓惓於敘永則如此於非敘永則不如此善觀物情者不於銓曹而於敘永乎得之也雖然士大夫立功業於斯世者或多儲養于閑散之間或每隱遁於遐徼之外惟閑散則外騖暫息而所以培其本原者益深惟遐徼則艱險備嘗而所以資其智識者益廣如此則於天下之事沛然矣何功業之不立而古人之多讓哉敘永固有以知此矣敘永固有以知此矣敘永博大謙慎豈

足以容物才足以勝任其學則伯仲間目爲師友云

太極圖纂要序

周子太極之說出於易大傳孔子之言其爲圖正所以明易耳故其說之終篇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可見經通書雖所以明太極圖即所以明易觀其本號易通又可見矣要知易之兩儀四象八卦乃有畫之太極圖之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乃無畫之易書斯圖也所根也實爲方上下古往今來衆理之會本朝[illegible]以[illegible]細心[illegible]三四十[illegible]

得其旨有志於學者須辨此等工夫則於極圖所見無全牛矣

贈歐陽大守崇道任延平序

士君子志於行道而其所臨之方苟或素無人才甚至習俗鄙陋則誠有難於通變者矣若夫儒先鍾出之地道化猶存則天吾之所以行道者豈不為易易哉今天下諸郡如七閩予得延平焉其間人物自楊文靖得河洛之傳倡道而南其後若羅文質若李文靖相繼而起而朱文公復於尤溪生焉其流風餘韻為何如哉至於今日習俗之美從

可知已予友歐陽崇道以中郎出守是郡淇其所以
得行其道者誠易易矣君系出太和族望一省與
其郡從近登甲科者五人而君逾冠釋褐爲行人
轉司副轉郎官力求南部嘗其恬退之心再君爲
行人嘗使蜀一翁不特嘗號時政嬰鱗不避在冬
曹懇辭竹木册航之征權居夏官務均柴薪稚隸
之羨餘其廉於自守如持潔白之物恐恐然懼稍
毫之染則其官於四先生之鄉其無愧哉然四先生
道學之派楊傳之羅羅傳之李李傳之朱朱註子
於韜退之謂若無所見不知所傳者何事語此道
非如把橋之可以半夜密付非如葱嶺之可以言

下頓了君讀四先生之書求四先生之道於所謂
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與所謂主敬以立
其本窮理以進其知者固沉潛而默識之有年矣
則凡政教之間又豈不以之而爲準繩也哉抑予
聞之郡中書院楊有之李有之朱有之而羅缺爲
君於暇日壞者葺之缺者補之有暇則以告于四
先生不敢告者不敢行也君有俊才能文章凡書
無不窺仕優則學必以四先生爲射者之的乃爲
其至若是豈特無愧官於其鄉而已君赴郡同省
有贈言例員郎曾君元之舉以爲予於是乎言

送御史楊君抑之考滿序

楊君抑之由行人簡授南京監察御史自始仕以至于今凡三年矣抑之大父府別駕與彭數五先生聯薦一時稱爲得人父賓貢士受業劉景元先生之門一時稱爲高第抑之以學家登甲科頃爲御史曰彈劾曰巡廉曰防江事無所避而勞無所擇焉考之前代御史之官有知雜者有言事者盖監察御史之外有殿中治書不二其名我朝建官簡而不繁惟監察御史而已其初銜惟加試字而已而知雜言事并以一官總之其責不輕而重也

嶷然矣抑之之巡撫防江非知雜乎其彈劾非
直乎當時數者皆瀝然有持斧聲信名御史矣抑
之秦尚風骨尤敦本原楊氏忠襄公祠墓在今南
京聚寶門外適者淩於荊榛極力尋訪靡有寧日
蓋其世家吉水一族二派忠襄公楊莊文節公謚
塘而御之則溢塘派也嗚呼兩公忠節不可尚已
家南渡以來文章出奇至文節是爲一變予每
其詠海棠一聯落日爭明那肯暮春幽映雨一一出留文
春殆公自謂也不知世之知言君子以
之藻思逸發有文節風度安知進進不

其詩邢然南軒於文節有要知伊洛傳乃在茲

外之諷此儒者百尺竿頭語抑之以

考績將行其寅有贈言之辭而謝君立

光謂予皆鄉人乃以見屬義不可辭姑述

者如此若陰明之說豈予非其任者之所預宜無

庸贅

序

新淦莒洲謝氏族譜序

莒洲謝氏重修家譜成侍御立升以序見屬其舊譜嘗經兵燹至國朝重修于熙嘗一問金文靖公為之序予檢金集此序不見昔歐陽文忠公書李翺集謂嘗讀韓文歐陽詹哀詞云詹之事李翺作傳而此書亡之古今文章散逸多而無收拾少大抵然也然金序之在謝氏者手筆固自存也抑不特此耳謝氏若繩正若仕禮皆見重於文靖其送繩正

之文謂其族多現偉卓邁之才記仕禮東皐八景
謂其故衣纓冢數百年來子孫之盛甲于他姓此
皆収之集中亦足以互見矣譜法出入歐陽文忠
公其圖每列五世一世之玄孫則爲九世之高祖十
三世之高祖則五世之玄孫直較宗之而魚貫橫聯
之而鴈行譜其尚作哉嘗聞程子有言宗子法廢
後世譜諜尚有遺風宗子之說見於戴記有大宗
有小宗大宗者百世不遷之宗也小宗者五世則
遷之宗也立升以禮經登甲科益深於禮者其知
宗法之本易以立而究心於譜諜歟苔洲於鰥江

上游百里予於謝氏聞之舊矣弘治初獲識能博於廣陵惟時臨舟途次荷其慰藉每不能忘能博不可作矣近年獲與立升爲莫逆交立升以經術致身能博以鹽筴累貲鉅萬隱者高鳴爽之風而祿其嗣仕者居李蓀立之官而擅其譽此又謝氏之白眉無忝於前人者也予重立升請且欲致掛劍意於能博遂不辭而爲書之卷端云

活水詩序

朱子詩云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解者謂喻此心之靜定而天理之流行也又詩云豈

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解者謂喻敬之一字能去人欲而存天理也詩有賦比興而二詩則皆比體也待御謝君居常自念親之所以名我者何如文之所以字我者何如於是因名與字而取號焉蓋將惟日孳孳以致力乎是也何者源其名也士繫其字也活水其號也豈非本朱子之詩之意乎然敬其至要也以言乎靜則靜而非敬不可以言乎動則動非敬不可靜而非敬則於天理無以涵養之動而非敬則於人欲無以省察之敬而涵養吾天理則活水有以澄其源敬而省察吾人欲則活

水無以汩其流蓋寸膠乃活水之工夫而活水乃寸膠之效驗要當以敬爲主也是敬也朱子平日之說也故曰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非朱子之說而程子之說也故曰涵養須用敬入道莫如敬也非程子之說而堯舜湯文周孔以來皆是說也故如欽明如溫恭如聖敬如敬止如待旦如恭安何莫而非敬乎大哉敬乎其爲聖賢傳授之密旨乎昔朱公棪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蘇子瞻嫉之謂何時打破此敬字此公棪爲御史而爲詩敬之學者也謝君志銳而思深其官也既同於公

談而復爲公掞之學將見其論列有不爲公掞者乎一時作者發明活水之義連篇累牘予不佞竊以所謂寸膠者與此實相表裏因綴拾爲之序云

慶壽啚序

此乃啚諸縉紳慶封主事思難湯君暨其配封安人陳氏之壽而作者也封君常熟世家幼隨考僉憲公從宦折節讀書無貰游氣習性至孝考歿執喪以敬爲上其號思難以考號克難欲勉於紹述耳繼號梅澗以考墓在古梅清澗之間恒以致其哀思耳晩年居鄉黨卑以自牧不以年德先人於

公府婺人每遠迹焉其游庠校爲師友所推許惟數不利於有司當貢春官矣而始受封焉陳安人出其邑之望族善事舅姑克盡婦道於祭祀邊豆葅醢必嚴以潔於處家經理節縮惟儉與勤僉憲公以清白遺子孫封君得不以家故廢學及其子郎中繼文得不分其志以成其名實以安人內助之有道也封君以正德丁丑壽六十安人則先甞二年六十是爲乙亥其懸弧之旦八月二十八曾設帨之朝十月二十二日也夫六十若未爲異而伉儷並壽茲其爲異也伉儷並壽若未爲異而齊封

旌壽茲其爲異也齊封竝壽使無所称焉猶未爲異而唱隨皆賢茲其爲異也郷漢五更三老取有首妻男女完具今復有郎中以爲之子茲其爲尤異哉郎中之僚友歐君鐸林君逵屬予序于首之上方予不得辭乃爲之序

送侍御龔君清戎序

侍御龔君士謙有江西清戎之命江西諸縉紳相率祖道且有贈言之舉余亦忝在其列乃僭爲之言曰或謂清戎之法利于民則不利于官曷若利則不利於國國病亦伍之空虛也民病無[illegible]

致其宜病清解之不足也殊不知事求其當而當則於國有實用於民無寃抑於官有公道所以處之之善孰有出於一當之外哉龔君質明恕之資操寬嚴之術所謂事求其當者非君其孰能與於此或者之論固知其不取矣特有咨焉茲事每濤翻羨沸惟靜可以制之茲事每世遠人亡惟冊可以證之江西省城舊無清戎行臺近年爲創于東湖之濱波光蕩漾而外喧闐寂焉二十年前藩司版籍別創新庫堆架整整而後湖之外僅見有此焉龔君以湖中之靜合在外之靜雖至繁無不

燭矣以胸中之冊驗紙上之冊雖至遠無不知矣以斯人而臨斯境以斯境而遇斯人於清戎也何有君以辛未進士嘗假令齋魯及遷秩南臺並有聲固練達之有素哉

垂休錄序

學海楊君萃其手太與公鏞集君生前所得　哀輸及身後士大夫造詳執紼薤露蒿里之歌與夫壚墓之文之類編次爲錄仰而嘆曰是錄也有非仕不可以得者有仕而非賢不可以盡得者先君子之所以致是其所以佑啓我後人者不亦遠乎

乃名以壺休與以珍藏于家而傳之子孫焉屬余

其鄉衮周君仲鳴謁予爲序君諱增字伯川學詳

其別號蓋取杲家子雲所謂以勉於造詣焉耳初

由上舍釋褐授龍虎衛經歷比至則衛廨已爲逆

瑾所侵奪遂節縮公帑助以俸錢經營別創三歷

巽君始克就緒軍政廢弛縣振起之有踵故棄悛

者示之以法一衛肅然廉能之聲彰著人耳初

君最父母暨妻皆獲封贈　恩父諱浦號蕭軒加

君官毋太保忠安胡公之姪女妻贈禮部侍郎龍

阜陸公之女皆孺人君在龍虎衛久之轉南京太

常寺典簿明習諸務操執愈堅每與寺卿論是非
可否正色別白咯不爲屈然亦竟以此招謗例當
外調遂上疏乞原官致其事　詔允之不強焉自
此放情山水遺落世事賓客之延款不虚絲竹之
陶寫不廢有陳遵謝安之風焉君武進人其先由
錢塘徙前黃遂淜之出漢太尉震在　國朝諸父
昆季相繼登科甲君之群行是録僃矣至君所謂
宸翰者言言雲漢之昭回字字日星之宣朗不可
尚已夫藏書者必尊繼而次諸子次百家若是録
者尊莫尊於　王言其次則士大夫之所作楊氏

於人心知所重又知所尤重者哉

贈胡君世甫出守安慶序

太守胡君世甫將之安慶任其僚諸君咸以贈言屬予既而國家有大征伐

六飛駐蹕都城戒嚴久之未有以復而員外郎辛君曾望屢以見速予與世甫有道誼交素重其才有深望焉則以諸君謬有所委而重以曾望之勤勤乎安慶在今為表然輔郡至於為 京邑上流為江淮屏蔽則又自昔至今而已然矣考之郡乘前代名宦未易殫舉惟兩道學之儒嘗居於此尤

不可得其一爲游氏定夫乃程夫子之門人其一爲黃氏直卿乃朱夫子之門人士知理學民荷善政在游氏有焉築城池備戰守民甚德之在黃氏有焉世甫所與者既曰輔郡豈偏州下邑之可比若理學若善政固宜以游氏爲師也所當者既曰上流實藩籬門户之所係若城池若戰守固宜以黃氏爲師也彼漢唐以來固有所謂循吏者循吏則循吏矣語以道學則皆未也世甫天分甚高志向甚大儲材於翰苑授職於史館繼而更迭中外習練有素即其自負豈止於詞藻而已哉將

以見之於功名也豈止於循吏而已哉將以歸宗
於學道也儒而至於道學則天德王道馴至乎一
以貫之矣世甫以為何如此予之深有望焉而且
願相與切磨者正在於此所以答諸君之謬委與
會望之勤勤者亦在於此

送王隱君序

泰州王隱君廷器甫以子給舍理卿迎養至晋都
踰月即還理卿之寅孫君德夫何君宗君屬言於
予以為贈予曰隱君始至耳奚去之疾二君曰隱君
意所主處決不可強昔者理卿令進賢亦嘗迎養

至其邑驅馳數千里僅為兩月之留隱君意所主
處決不可強蓋隱君有丈夫子四人為仕者而來
欲勉其盡職為居者而往欲勉其治生予因有是
哉年來理鄉在諫垣發陳讜論理鄉二兄一弟在
桑梓類能幹蠱克家則隱君之庭訓於是可考矣
二君又曰隱君蚤失怙奉母甚謹孝也方理鄉為
令隣封皆盜區變出叵測隱君每夕焚香以禱于
天慈也去進賢里胥有懷金遺贐者堅卻之廉也
此三者庭訓之本也予曰惟如是則諸子之服膺
家敎也宜哉遂次第予三人語以為贈隱君歸矣

進重對與近在朝夕拭目好事尚當為致賀云

贈太守謝君之任序

侍御孫君時學吳君文濟一日過予謂其寅謝君並升有兩浙清戎之命故事臺中有文以為行者艷頤有請焉既諾之矣未幾立升有擢守大理之命二君復謂予曰昔者之懇頤欲為之以為立升與郡贈不識可乎予復諾之蓋不欲食其言耳夫大理雲南大郡去京都萬里外每聞談士稱雲南之美者以寒不至如北暑不至如南得溫涼之中物産懋遷之盛以北可比青齊南可比吳越為繁華

之最是雖殊方絶域其真樂無哉及求其名宦函經之上稀闊寂寥得非吏於彼者率以遠故遂不以中州之治治之歟若是者豈非地不負人而人自負地歟豈非國不負官而官自負國歟至我國初則黔寧王沐公大著其勳勞布政使張公益覃其惠澤自餘亦不多見焉黔寧定其疆土鄙以鉄鉞鎮之如劃周子大極圖朱子白鹿洞規乎學皆出格事張公當旬宣之任如定貢賦正典儀則其當行本色若二公者豈但不負其地與國而已哉此在仕者之所當師法者也雖然古語有之

百聞不如一見所謂樂土立升行將身經而
之矣楊子雲有言百川學海而至于海所謂名宦
立升有不思所以齊驅而並駕耶立升有建白以
骨鯁称有操縱以老辣著自今以往無忝於名宦
求無負於樂土此予之意也亦二君之意也亦臺
中諸君之意也所以爲立升贈固無出於此者也

贈整菴羅先生序

整菴先生羅公以南吏侍當獻績之期念尊嚴耆
德在堂群季之出者率歸而就養焉乃上疏亦乞
以歸將以盡愛日之誠篤天倫之樂疏入　温詔

勉留有不得遂其私者吏部知上有嚮用意未幾以原官薦居其部果簡用之夫吏部進退人才之地雖曰事歸太宰然謂之二必有所以二者爲唯諾於一堂簽判於一紙其所以贊助而調護之豈謂無邪此公所得爲有如此者吏有說焉古今經筵乃涵養君德之地今制最爲親密而易於啓沃者惟日講爲然凡此類以卿亞陟自翰苑者帶銜爲之公蓋卿亞陟自翰苑若况前爲史官已嘗横經翠幄矣其所當任又有如此者公平日所尊信者程朱所窮究者義理所履蹈

者纔又所授受者家庭所謂主一無適與夫整齊嚴肅皆其日用常工以是而別白於藻鑑之際銓衡之間以是而講說于廣廈之下細旃之上將見賢才用而君德成有可必者於治道所關為何如哉自公被命以來其舊僚屬宋君陞輩數請予曰當公之猷績承諾為之文而此筆猶未之執茲又非昔者之舉繼籍有請焉予曰然正喜公之道得行也夫何辭遂書鄙說以為之贈

五征品序

五征者御史中丞俞公奉

天子命以討江西之劇寇者也一征爲饒州樂平之姚源再征爲南昌進賢之冶塘三征爲撫州臨川之陳譚四征爲臨江新淦之時山之瓜嶺五征爲南康建昌之醴源曰姚源曰冶塘曰時山曰瓜嶺曰醴源並以地里名曰陳譚則以氏族著也凡此五征公或衝犯矢石振作士氣或坐籌帷幄指授方略卒之空穴傾巢草薙禽獮而公之功大矣蓋公剛方而不屈公廉而有威知足以炳幾力足以勝重至於料敵制勝皆出于人宜其殺賊神速於戲節鉞全一至此哉吾適省之人莫不德之謂自

人以後晏然田里且耕且鑿者伊誰使之然邪烝
是五征之酋相率有作而邑令尹吳嘉聰文學掾
孫瑶屬廉存之廉不工畫既無能助爲之圖獨嘗
謬學綴文安敢復辭存哉嘗考之漢史廬江之賊
攻沒皖城馬援討之考之宋史兩川之寇攻陷成
都張詠平之近者江西此賊破州縣殺守牧恣屠
掠肆虐劉取帑藏如囊橐輕人命如草菅方之漢
之廬江宋之兩川殆有甚焉以公之椎材儒畧次
第殲滅則伏波乖崖豈得專美于前哉公嘗爲侍
御史廉亦備員給舍每當論事慷慨心竊奇公今

日之事闕識于數十年之前矣抑廬江西人也退
而明農旦晚間耳所謂鑒正有賴焉不腆之言
請爲吴孫復兼以致其謝私云

慶少參周君七十壽序

周君克敬先生以成化丁未進士爲給舍於兩京
爲少參於廣右君爲給舍最久遇事敢言不畏強
禦前後所上章疏極多爲少參則不久於其位矣
不久於少參豈非久於給舍而然乎久於給舍而
不久於少參豈非章疏之多取忤之繇而然乎然
李之桃植荊棘之是而爲爲言官者不當[illegible]

君今甲癸已躋七十計其致政以來幾二十年矣夫古之人四十而出仕七十而請老其動靜殆相當也君之服官乃未及四十之二年而歸已若干年則靜之日多而動之日少聖賢論壽多本於靜故孔門有靜壽之說而伊洛亦取定心氣之言保真養和於無事之天調息服氣於優游之地君之壽也孰得而量之哉君近以子士英考冬官之最偕配林恭人俱膺 誥封之命且偕老並壽於一堂之上於是給舍孫君德夫率鄉之縉紳以爲君賀謂賀宜以文而於予是屬予與君有同年之雅

且有交承之誼文何敢辭第愧頭顱如此猶磨礪于動而未遂一靜焉不知君他日騏驥乎上壽之域肯舉手一引否乎試一問之

慶散官曹君七旬壽序

散官曹君實夫年齊七十其子之登甲科取貴仕而不得拜慶于家者若軔御史若輻縣令既相與各繪爲圖請諸搢紳詩文寓歸爲壽名曰望雲遥祝以盡人子愛日之誠矣於是南臺諸君聞之後屬言于予以御史卓然臺中重其人必重其親愛其人必愛其親宜其有是舉哉夫所謂望雲者用

狄梁公故事也為御史兆董者喜其親之壽而以不得盡晨昏之禮如小雅北山之詩所云耳君諸君之意其於君也既喜其有壽又榮其有子何者君躋七十古諺有云人生百歲七十者稀故杜子美亦有古稀之說非壽而何君之子有御史兄弟輩如此不獨無陶元亮之嘆而已寔人之至願而不可必得者非榮而何是則御史兄弟以為缺然者又世人之所歆羨焉者也非御史兄弟之心與人殊也子之於親也非諸君之意與之殊也天下之同情也故曰既喜其有壽而又榮其有子也抑聞

君祖母呂洎母屠皆以盛年守共姜之節君以二
母氏形影相吊惟隱居獨善志不欲出於呂堅李
密陳情之心於屠兒溫嶠絕裾之事而二母氏保
養天年卒近九十亦可以見君之孝矣德莫大於
能孝壽莫過於有德耄耋期頤之壽予知君之
必至而俟祝云乎哉屬予言者洪君濤陶君麟陸
君時通自餘並列于左云